

李澍田 主编



二集

顾 太 清 诗 词

桃花流水打渔人诗 文

吉林文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于永玉

特邀编辑:李亚超 衣兴国

长白丛书(二集)

顾太清诗词

桃花流水捕鱼人诗文

吉林师范学院古籍研究所 李澍田 主编

张钧 孙屏 编注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委党校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

印数 1—1000 册

1989年7月第一版

1989年7月第一次印刷

ISBN7—80528—137—8/K·63

定价:7.20元

《长白丛书》序

吉林师范学院李澍田同志，悉心专研历史，关心乡邦文献，于教学之余，搜罗有关吉林的书刊，上自古代，下迄辛亥，编为《长白丛书》，征序于予，辞不获命。爰缀予所知者书于简端曰：

昔孔子有言：“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说者以为：“文，典籍也。献，贤也。”这是因为文献对于历史研究相辅相成，缺乏必要的文献，历史研究便无措手。古代文献，如十三经、二十四史之属，久已风行海内外，家传户诵，不虞其失坠，而近代文献往往不易保存。清代学者章学诚对此曾大声疾呼，唤起人们的注意，于其名著《文史通义》中曾详言之。然而，保存文献并不如想象那么容易。贵远贱近，习俗移人，不以为意，随手散弃者有之。保管不善，毁于水火，遭老鼠批判者有之。而最大损失仍与政治原因有关。自清朝末叶以来，吉林困厄极矣，强邻

环伺，国土日蹙，先有日、俄帝国主义战争，继有军阀割据，九一八事变后，又有敌伪十四年统治，国土沦亡，生民憔悴。在政权更迭之际，人民或不免于屠刀，图书文物更随时有遭毁弃和掠夺命运。时至今日，清代文书档案几如凤毛麟角，九一八以前书刊也极为罕见。大抵有关抨击时政者最先毁弃，有关时事者则几无孑遗。欲求民国以来一份完整无缺地方报纸已不可能，遑论其它。

建国以来，百废俱兴，文教事业空前发展。而中经十年浩劫，公私图书蒙受极大损失，断简残篇难以拾缀。吉林市旧家藏书，文革期间遭到洗劫，损失尤重。粉碎四人帮后，祖国复兴，文运欣欣向荣，在拨乱反正的号召下，由陈云同志领导，大张旗鼓，整理古籍，一反民族虚无主义积习，尊重祖国悠久文化传统，为振兴中华，提供历史借鉴。值此大好时机，李澍田同志以一片爱国爱乡的赤子之心，广泛搜求有关吉林之文史图书，不辞劳苦，历访东北各图书馆，并远走京沪各地，仆仆风尘，调查访问，即书而求人，因人而求书，在短短几年期间内，得书逾千，经过仔细筛选，择其有代表性者三百种，编为《长白丛书》。盖

清代中叶以来，吉林省疆域迭有变迁，而长白山钟灵毓秀，巍然耸立，为吉林名山，从历史上看，不咸山于《山海经·大荒北经》中也有明确记录，把长白山当作吉林的象征，这是合情合理的。

丛书中所收著作，以清人作品为最多，范围极其广泛，自史书、方志、游记、档案、家谱以下，又有各家别集、总集之属。为网罗散佚，在宋、辽、金以迄明代的著作之外，又以文献征存、史志辑佚、金石碑传补其不足，取精用宏，包罗万象，可以说是吉林文献的总汇。对于保存文献，具有重大贡献。

回忆酝酿编余之际，李澍田同志奔走呼号，独立支撑，在无人、无钱的条件下，邀集吉长各地的中青年同志，乃至吉林的一些老同志，群策群力，分工合作，众志成城，大业克举。在整理文献的过程中，摸索出一套先进经验，培养出一支坚强队伍。这也是有志者事竟成的一个范例。

我与李澍田同志相处有年，编订此书之际，澍田同志虚怀若谷，对于书刊的搜求，目录的选定，多次征求意见。今当是书即将问世之际，深喜乡邦文献可以不再失坠，故敢借此

机会聊述所怀。殷切希望读此书者，要从祖国的悲惨往事中，培养爱国家、爱乡土的心情，激发斗志，为四化多作贡献。也殷切希望读此书者能够体会到保存文献之不易，使焚琴煮鹤的蠢事不要重演。

当然，有关吉林的文献并不以汉文书刊为限。在清代一朝就有大量的满、蒙文的档案和图书，此外又有俄、日、英、美各国的档案和专著，如能组织人力，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整理，提要钩玄勒成专著，先整理一部分，然后逐渐扩大，这也是不朽的盛业，李君其有意乎？

吉林陈连庆 谨序

一九八六年五月一日

序《顾太清诗词标编注》

词，兴于唐，盛于宋，衰于元明，到了清代又出现一派中兴繁荣景象。当时词家辈出，词作泉涌，甚至不亚于宋代词学全盛时期。在这百家争奇斗艳中，女词人顾太清直逼“国初第一词人”纳兰容若（况周颐语），是最引人瞩目的佼佼者之一。

顾太清（1799—1876），名春，字子春，号太清。祖籍吉林汪清，出身于官宦之家。由于才色双绝，被乾隆曾孙多罗贝勒奕绘选为侧室福晋。“太清才气横溢，援笔立成”（《名媛诗话》）。其词气足神完，信笔挥洒，直抒胸臆，不造作，无矫饰，宛如行云流水，纤毫不滞，脱却了朱阁香闺的情切切、意绵绵，吟风弄月之习，词风多近东坡、稼轩。太清词真如一串熠熠闪光的玊珠，令人喜诵乐读。其诗亦然。所涉猎题材之广，反映生活之吟，竟出自久居清廷宗室中一贵夫人之手，实不能不令人惊叹。然惜哉！其诗作《天游阁集》与词作《东海渔歌》，沉埋于书海，默默

无闻，几近百年；更甚者，由于国势不振，使其流落海外异域，在国内竟寻不到完本！

张钧同志广集资料，觅得多种残缺之抄本、刻本，良苦之心可知。经悉心整理，反复参校，标断语句精当，笺释翔实，且要而不繁，终使庐山面貌得以重新显现光彩，确为学界一件幸事，亦是东北古代文学典籍整理的一项新成果。对研究清代文学具有重要意义，给吉林省文坛增补一位具有相当影响的女词人！将会受到广大学者、读者的欢迎。仅此为序云尔。

刘 敬 之

1989年3月1日

前 言

一、《子春集》作者

在清代词坛上，继国初第一词人纳兰性德之后，还有一位词媛顾春亦是不可忽视的。毕生致力于词学的王鹏运（幼遐）认为：“满洲词人男有成容若，女有太清春而已。”

顾春，字子春，号太清，自号太清春。生于嘉庆四年（1799年），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卒于光绪二年，或更后（约1876年），享年约七十八岁。

顾春的祖籍，其说不一。况周颐在《东海渔歌》词集的原序中谈及“铁岭词人顾太清”。《太清轶事》中又谓：“太清姓顾，吴门人”云云。然而，太清却自举其族望曰“西林”。从《天游阁集》与《东海渔歌》诸卷之首可见，自署名为“太清西林春”。《太清轶事》谓：“……其所以名西林春，知者尤鲜，太清本鄂文端曾孙女西林觉罗氏。”关此，《清代妇女文学史》满洲文学部分，乃至《清史稿·艺文志·正始集》中亦皆肯定太清春原姓西林觉罗，系文端公鄂尔泰的第三代人。顾春既是鄂尔泰的曾孙女，然则鄂尔泰的故里究属何方呢？《清史稿》（卷二百八十八，列传七十五）载：“鄂尔泰，字毅庵，西林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世居汪钦。国初有屯泰者，以七村附太祖，授牛录额真。子图们，事太宗，从战大凌河，击明将张理，阵歿，授备御世职。雍正初祀昭忠祠。”

《钦定八旗通志》(卷一百十一·人物志六十一·大臣传四十七)中也清楚地著录着：“鄂尔泰，满洲镶蓝旗人，姓西林觉罗，世居汪钦。高祖屯泰，国初，率族来归，授佐领。曾祖图们，天聪五年，从征明大凌河，力战阵歿。授骑都尉世职。雍正三年入昭忠祠。祖图彦图袭世职，官户部郎中。父，鄂拜，国子监祭酒。鄂尔泰由举人于康熙四十二年袭佐领，授三等侍卫。五十五年迁内务府员外郎……。”鄂尔泰生于康熙十九年(1680)，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曾任都统、内大臣等要职，为显赫一时的人物。然而，至乾隆二十年(1755)，其祖父鄂昌(广西巡抚)，因文字狱牵连被赐自尽。于是太清一出生便是“罪人之后”，致使她多年流落于闽海，为荣恪郡王绵亿府上一姓顾的奴仆收养。遂改其原姓西林觉罗为顾氏。

《天游阁集·食鹿尾》：“海上仙山鹿食苹，也随方贡入神京。晚餐共饱一条尾，即有乡心逐物生。”孟森《丁香花》就此云：“因海上之鹿而起乡心，其故乡必为吉黑濒海产鹿之区可知。”所言虽未必确切，然亦可作佐证。

综上所述，可见顾春的祖籍当为今吉林省汪清。

由于顾春才色双绝，被多罗贝勒奕绘选为侧室福晋。其正室为妙华夫人，先逝。奕绘〔生于嘉庆四年(1799)，卒于道光十八年(1838)〕系清高宗(乾隆)之曾孙，即荣恪郡王之子。恪王薨，贝勒袭爵。累迁，官至正白旗汉军都统。奕绘性好风雅，号幻园居士，自称太素道人，与顾春号太清为偶。是时，顾春与奕绘经常并辔游山，即景唱和，于邸中亦多有尽兴之吟咏。可谓伉俪情笃意切，琴瑟谐好。冒鹤亭诗中有“九年占尽专房宠”之句。然而，好景不长。奕绘年仅四十离世。

奕绘颇嗜吟咏，著有《明善堂集》，系诗《流水编》、词《南谷樵唱》的总称。南谷(位于永定河以西，大房山之东)有霏云馆、清风阁、红叶庵、大槐宫等，皆奕绘度其山势，因其树木而构之，为百年计之佳城。后以“南谷”谓词集名。

顾春之所以将其词集名为《东海渔歌》，盖以“东海”对“南谷”，以“渔歌”对“樵唱”，意在太清与太素相配者也。亦表其唱随之雅，好合之致。《子春集》之诗集，名“天游阁”。此阁为奕绘邸中一处，系太清、奕绘与诸友唱和或燕憩之所。关此，《夏至同夫子登天游阁诗》、《谷雨日同社诸友集天游阁看海棠……遂以为题，各赋七言绝句》等诗作多见于集中。

顾春，时人多愿与之通好。《名媛诗话》提及顾太清，赞曰：“待人诚信，无娇矜习气”。然，对于世间的势利小人等却投以极端鄙视或无情的痛诋。当时太清享有盛名，文士多以得一赠答为幸。

顾春天资颖悟，多才多艺，尤吟咏吐属出手不凡。《名媛诗话》谓：“太清才气横溢，援笔立成。唱和皆即席挥毫，不待铜钵声终，俱已脱稿”。但，这位曾为后世留下近千首诗词的女词人却很少有人称道。“即使看过她一鳞一角的诗词，晓得顾太清这个名字，也不过把她当作辉珠——蓉湖夫人或随园那班女弟子之流一例的看待。那未免有点冤枉吧？”又云：“她的诗词集以前恐无刻本。《天游阁集》于宣统二年（1910）才刊出来。《东海渔歌》到民国二年（1913）始有印本……流传均不甚广。这也是这位女词人埋没的一个主要原因。”（见《国学月报》第六九一页）。清人，陈廷焯说：“词兴于唐，盛于宋，衰于元，亡于明，而振于我国初……”此言基本符合历史事实。爱新觉罗氏以满族入主中原，二百六十多个春秋，其诗词之盛，虽不及两宋，然而远过元明，毕竟出现一个中兴的局面。其间，诗媛词客众多，“一唱百和，未几成风”。在东北词坛可称为杰出词人，即在整个清代文学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与纳兰容若齐名的顾太清，为清代词坛的繁荣，无疑，当是做出卓越贡献者之一。对于她的功绩不应泯灭，对于她的成就当引起后人的重视。

二、《子春集》版本

《子春集》即为诗《天游阁集》、词《东海渔歌》的总称。为清代满族杰出女词人顾春所撰。《天游阁集》于宣统二年(1910)十月，由神州国光社据如皋冒氏抄本排印(本文旁加“钝宦”之校语，即冒鹤亭之言)，而后刊入《风雨楼丛书》。诗五卷，与抄本比较，可知原来缺第四卷，将第五卷分作二卷，以符合原数。集后附诗补，凡诗六首。是书正文用白连史纸印：计152页；规格为26.5×15.5厘米；每页10行。《东海渔歌》有两种刻本。第一种于民国二年癸丑(1913)，由桂林况周颐依据抄本，委托西泠印社刻印。是书原缺第二卷。以沈善宝《名媛诗话》有太清词五阙，录为补遗。前置桂林况周颐夔笙序。是书以宣纸印；共二卷，现仅存一卷；规格为21×15厘米；序四页，正文三十页；每页九行。第二种于民国三十年辛巳(1941)，由王佳寿森竹西社排印(刻本)。集前有《王佳寿森序》、《况周颐序》、《太清轶事》，还有徐德培、庆珍、伊既明、张润普、梁启勋的题词。是书卷一、卷三、卷四均据况周颐刻本。卷二依据朱疆村的抄本《渔歌》一卷补入。集末据钱塘沈湘佩女使《名媛诗话》著录，附补遗五阙。是书正文用机制白纸(有光纸)印；共有170页；规格为19.2×9.5厘米；每页9行。我国现存的刻本《天游阁集》与《东海渔歌》均非足本。据日人铃木虎雄所见，顾春的《天游阁集》、《东海渔歌》抄本皆为日人内藤炳卿收藏(见《国学月报》)。由于当时国势不振，致使祖国珍贵的典籍遗产飘零海外异邦，虽经多方奔波，求索逾三载，竟不可得。为尽早合浦珠还，曾竭诚求助我的赴日留学学生路涛与侨居日本任教的恩师姜国昌教授于海外苦心寻觅亦未如愿。实为一件令人感叹之憾事！唯愿有识之士使之璧合。

三、《子春集》内容

纵观《子春集》，无论是《天游阁集》诗作，还是《东海渔歌》词作，就其题材来看，都是较广泛的。作者一改历来某些诗人词客仅限于写秦楼楚馆，风花雪月之类，扎扎实实地植根于现实生活，把诗词创作的题材从狭窄的绮香朱户中解放出来，勇于将眼界扩展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以诗或词的形式从多方面，多角度地去展示生活。因之，她才能源远流长地反映现实生活，也才能使作品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

《子春集》，虽曾见到一些游山川，登寺观，步田园，赏花草鸟兽之感怀，友人之间往来唱和等平凡之作；甚而出现些微“屏除一切人间事，赚得花前笑语和”等消极之语。然，瑕不掩瑜。顾春存世近千首诗词中，就其思想意义总的看来是健康的，个中不乏闪光之作。给人以有益的、美好的启迪。诸如，写刻苦向学的；伉俪情笃意切的；体恤侍儿的；痛诋势利小人的……。可贵的是，她虽然处于腐朽的、科学落后的，生产力低下，而又固步自封，闭关自守的封建社会，竟清楚地意识到“人能胜天”的客观真理。《暖炕》诗：“人力胜天力，炎凉竟可移……”。集中这种思想反映虽不多见，然而，即使一点点萌芽也是弥足珍贵的。

更可贵的，是顾春不畏权贵。奕绘弃世之后，其长子载钧（系正室妙华夫人所生）袭固山贝子。是时，他不仅身居高官，且拥财万贯，颇似《红楼梦》中荣国府的气派。由于所谓“丁香花公案”疑及太平湖奕绘之官邸。载钧据此与太清极不相容，大造流言蜚语，以诬太清，加之载钧与载钊、载初（顾春所生）兄弟之间不睦，唆使堂上（荣恪郡王之福晋）虐之甚急。顾太清宁肯放弃锦衣玉食，毅然携钊、初两儿并叔文、以

文两女离邸，移西城养马营赁房去过凄清的日子，亦绝不畏权贵，受其凌辱。后，为置栖身之所，竟然卖掉仅有的金凤钗“已看凤翅凌风去”。可奕绘在世时精心筹建于南谷的无数楼堂馆舍，却尽为载钧所毁。谷中所有花木果蔬等亦皆为其赁出，每年得租六十余千金，任其挥霍。顾春病魔缠身，寡母携眷，生计唯艰，乃至“几欲殉泉下”。因之，《子春集》中多有“模糊病眼泪丝悬”，“九回肠断寸心哀”等凄惋的诗句出现。虽如此，顾春从不乞求于载钧等权贵的怜悯。

尤为可贵的是顾春关心稼穡。《喜雨》云：“小窗一夜听冬雨，大地来年报麦收。从此不须愁米贵，生民饱食复何忧。”

“霎时苏地脉，万点解民忧”（十月十日同夫子作）。作者能把注意力投到人民的“盘中餐”，挂记着生民的“饱食”，怜悯人民的生计，考虑到“解民忧”。这种思想高度，对于久居封建社会贵族丛中的顾春而言，实为难能可贵。诚然，这与作者后期家境陡然巨变有关。锦衣玉食已成往事，颠沛流离，困扰其身，度日唯艰的生活使其有机会得以看到庶民辗转沟壑的悲惨。否则，她的眼光亦是很难注视到社会底层的。

关于《子春集》，略叙数语，欲知其详，请展本卷。

张 钧

1989年3月

附 记

久欲整理《子春集》。然而，自知才疏学浅，难能胜任。若置这颗长期被埋没的丽珠于不顾，实为憾事！幸逢吉林师院古籍研究所所长、《长白丛书》主编李澍田教授，得其诚挚地鼓励，才使我得以对整理是书奉献蝼蚁之力。

一、《子春集》诗作以1910年神州国光社刻印的《天游阁集》作底本；词作以1941年王佳寿森竹西馆刻印的《东海渔歌》为底本，以1913年西泠印社刻印的《东海渔歌》为校勘本进行整理。

二、《子春集》作者祖籍，或曰铁岭，或曰吴门，众说纷纭。在整理是书同时，经考证当为长白地域内之汪清。

三、集中凡系明显有误之处，予以校正；对其繁体字改为简化字。

四、为是书断句时，发现《东海渔歌》中有些词系作者自度曲，对此唯依意点断。将集中较费解的词或句予以注释（钝宦校语皆移至诗或词末，作者自注均移入注释中，注释附于诗、词之后，以资参考。

五、《天游阁集》卷一，有《柳枝词》十二首。钝宦曰：“此十二首，太清有朱笔自题其上曰：‘此移入《东海渔歌》集’。”今将其移至《东海渔歌》第三卷末。《天游阁集》所附补遗词四阙与《东海渔歌》补遗五阙重复，故将《天游阁集》后补遗的四阙词删除。

六、对《天游阁集》、《东海渔歌》均作目录，各置其前。诗或词，有标题者则用其原题，无题者则录其首句，有题序，选文字简练者代为题。

七、经整理《子春集》名为《顾太清诗词》。

八、江氏繁、王瑞芳所著《中国历代才女小传》中，有顾春《齐天乐》一阙集外之作。今借其诗词出版之际，转录于《东海渔歌》补遗末。

在整理《子春集》过程中，全国韵文学学会会员、唐代文学学会会员、吉林省诗词学会理事、《北国诗词》编委、吉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徐翰逢先生在百忙中审阅全稿。吉林省社联主席、省诗词学会名誉会长刘敬之同志为之撰序。《顾太清诗词》今天有幸与诸公见面，乃刘敬之、李澍田、徐翰逢三位先生指导、鼓励、鞭策的结果；在编辑中，经吉林师院古籍研究所李亚超、洪纪华先生审正，在此深表谢忱。

笔者以公务之余，于如豆之灯光下，几度酷暑严寒，倘能奉献诸君草芥之助，不胜欣慰之至。

囿于水平，资料阙如，谬误难免，诚望识者，不吝赐教。

张 钧

记于1989年5月

而

游

閣

集

天游閣集

詩一

鈍宣曰少時聞外祖周季況先生

星詒

偕入都與臨桂士幼選侍御

明選

論詞

中太清春之語幼選藏詞至多獨以未

樵歌及太清東海漁歌也太清爲貝勒

道人前年余從後齋將軍

溥侗

假得太

清遺事賦六絕句嘉興沈子封提學

會

士可叅事

說

得此冊於敝肆凡詩五卷

中多割裂蓋當時未經寫定之本略爲

清姓顧或曰吳人或曰顧八代之裔